

後漢書卷四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范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賢注

李王鄧來列傳第五

李通傳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也世以貨殖著姓父守身長九尺容貌絕異為人嚴毅居家如官廷

續漢書曰守居家與子孫

尤謹閨門之內如官廷也

初事劉歆好星厯識記爲王莽宗卿師

平帝五年莽攝政郡國置宗師以主宗室蓋特尊之故曰宗卿師也

通亦爲五威將軍

從事出補丞丞有能名

王莽置五威將軍從事謂驅使小官前書秦御史監郡與蕭何從事辨之巫縣屬南郡故城在今夔州巫山縣北也

莽末百姓愁怨通素聞

守說識云劉氏復興李氏爲輔私常懷之且居家富逸爲閭里雄以此不樂爲吏乃自免歸及下江新市

兵起南陽騷動

騷亦動也

通從弟軼亦素好事乃共計議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劉

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光武避事在宛通聞之卽遣軼往迎光武

續漢書曰先是李通

同母弟申徒臣能爲醫難使伯升殺之上恐其怨不欲與軼相見軼數請上乃強見之軼深達通意上乃許往意不安買半亩銅刀懷之至通舍通甚悅握手得半亩刀謂上曰一何武也上曰倉卒時以備不

虞光武初以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答之及相見共語移日握手極歡通因具言識文事光武初殊不意

未敢當之時守在長安光武乃微觀通曰卽如此當如宗卿師何通曰已自有度矣度計度也音太各反因復備言

其計光武既深知通意乃遂相約結定謀議期以材官都試騎士日漢法以立秋日都試騎士謂課殿最也翟義誅王莽以九月都試日勒車

騎材官騎材官欲劫前隊大夫及屬正前隊大夫謂南陽太守甄因以號令大衆乃使光武與軼歸春陵舉兵以

相應遣從兄子季之長安以事報守季於道病死守密知之欲亡歸素與邑人黃顯相善時顯爲中郎將

聞之謂守曰今關門禁嚴君狀貌非凡將以此安之不如詣闕自歸事既未然脫可免禍守從其計卽上

書歸死章未及報留闕下會事發覺通得亡走莽聞之乃繫守於獄而黃顯爲請曰守聞子無狀無狀謂禍大不

可名言其狀也不敢逃亡守義自信歸命宮闕臣顯願質守俱東曉說其子如遂悖逆令守北向刎首以謝大恩

剗割也莽然其言會前隊復上通起兵之狀莽怒欲殺守顯爭之遂并被誅及守家在長安者盡殺之南陽

亦誅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屍宛市時漢兵亦已大合通與光武李軼相遇棘陽遂共破前隊殺甄

卓梁上賜更始立以通爲柱國大將軍輔漢侯從至長安更拜爲大將軍封西平王軼爲舞陰王通從弟

松爲丞相更始使通持節還鎮荊州通因娶光武女弟伯姬是爲寧平公主寧平縣屬淮陽國也光武卽位徵通爲

衛尉建武二年封固始侯拜大司農帝每征討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師鎮撫百姓修宮室起學官五年春

代王梁爲前將軍六年夏領破寇將軍侯進捕虜將軍王霸等十營擊漢中賊賊謂延岑也公孫述遣兵赴救

通等與戰於西城破之

西城縣屬漢中郡也

還屯田順陽

順陽縣名屬南郡袁術改爲博山故城在今鄧州穰縣西

時天下略定通思欲避榮寵

以病上書乞身詔下公卿羣臣議大司徒侯霸等曰王莽篡漢傾亂天下通懷伊呂蕭曹之謀建造大策

扶助神靈輔成聖德破家爲國忘身奉主有扶危存亡之義功德最高海內所聞通以天下平定謙讓辭

位夫安不忘危宜令通居職療疾欲就諸侯不可聽於是詔通勉致醫藥以時視事其夏引拜爲大司空

通布衣唱義助成大業重以寧平公主故特見親重然性謙恭常欲避權勢素有消疾

消消中之疾也周禮天官職曰春有

瘡首疾鄭玄注云瘡酸削也

自爲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寵之令以公位歸第養疾通復固辭積二歲

乃聽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有司奏請封諸皇子帝感通首創大謀卽日封通少子雄爲召陵侯

每幸南陽常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冢十八年卒諡曰恭侯帝及皇后親臨弔送葬子音嗣音卒子定嗣

定卒子黃嗣黃卒子壽嗣

東觀記曰黃字作箕也

李軼後爲朱鮪所殺更始之敗李松戰死唯通能以功名終永平

中顯宗幸宛詔諸李隨安衆宗室會見

安衆縣屬南陽郡故城在鄧州東謝承書曰安衆侯劉崇長沙定王五代孫南陽宗室也與宗人討莽有功應覽武河北破王郎朝

廷高其忠壯策文嗟嘆以屬宗室安衆諸劉皆其後

並受賞賜恩寵篤焉

論曰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李通豈知夫所欲而衆識以道者乎夫天道性命

聖人難言之況乃億測微隱猖狂無妄之福

微隱謂識文也莊子曰猖狂妄行易無妄卦曰無妄之往何之矣鄭元注云妄之言望人所望宜正行必有所望而行而無

所望是失其正何可往也即史記朱英曰代有無望之禍又有無望之禍是也汙滅親宗以缺一切之功哉停水曰汙言族滅而汙池之也缺昔

蒙穀負書不徇楚難戰國策曰吳楚戰於柏舉吳師入郢蒙穀奔入宮負離次之典浮江逃於雲夢之中後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百姓大化校蒙穀之功與存

國相若封之執圭蒙穀怒曰穀非人臣也社稷之臣也荷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棄於歷山也即墨用齊義雪燕恥史記曰燕昭王伐齊湣王敗出亡

宗廟下齊七十餘城其不下者唯獨苦即墨後齊田單以即墨舉破燕軍懸賞所亡城故曰雪也彼之趣舍所立其殆與通異乎

王常傳

王常字顏卿潁川舞陽人也東觀記曰其先鄴人常父博成哀間轉客潁川舞陽因家焉王莽末為弟報仇亡命江夏命者名也言背其名籍而逃亡

久之與王鳳王匡等起兵雲杜綠林中聚眾數萬人以常為偏裨攻傍縣後與成丹張卬別入南郡藍

口號下江兵續漢志曰南郡編縣有藍口聚王莽遣嚴尤陳茂擊破之常與丹卬收散卒入蔓谿蔓音力反劫略鍾龍間盛

之荊州記曰永陽縣北有石龍山在今安州應山縣東北又隨州隨縣東北有三鍾山也眾復振引軍與荊州牧戰於上唐大破之上唐鄉名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

北遂北至宜秋續漢志曰南郡有宜秋聚也是時漢兵與新市平林眾俱敗於小長安各欲解去伯升聞下江軍在宜

秋即與光武及李通俱造常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成丹張卬共推遣常伯升見常說以合從之

利以利合曰從也常大悟曰王莽篡弑殘虐天下百姓思漢故豪傑並起今劉氏復興即真主也誠思出身為用

輔成大功伯升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為丹卬言之丹卬負其眾皆曰大

丈夫既起當各自為主何故受人制乎常心獨歸漢乃稍曉說其將帥曰往者成哀哀微無嗣故王莽得承間篡位既有天下而政令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

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強恃勇觸情恣欲

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執尙至夷覆況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

宗起兵觀其來議事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

強少識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願敬受教即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

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遂俱進破殺甄阜梁丘賜及諸將議立宗室唯常與南陽士大夫同意欲立伯

升而朱鮪張卬等不聽及更始立以常爲廷尉大將軍封知命侯別徇汝南沛郡○劉攽曰案沛在山東王常此時力未及往蓋

是南郡沛南絕相類也還入昆陽與光武共擊破王尋王邑更始西都長安以常行南陽太守事令專命誅賞東觀記曰

詠不從命封拜有功封爲鄧王食八縣賜姓劉氏常性恭儉遵法度南方稱之更始敗建武二年夏常將妻子詣洛

陽肉袒自歸光武見常甚歡勞之曰王廷尉良苦良甚也言苦軍事也每念往時共更艱厄何日忘之更經也

安造常壁與常共破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言乎平生言謂常云劉氏真主也誠思出身爲用輔成大功

延尉戲耳詩衛風曰常頓首謝曰臣蒙大命得以鞭策託身陛下策馬驅也言始遇宣秋後會昆陽幸賴

莫往莫來悠悠我思策馬驅也言始遇宣秋後會昆陽幸賴

靈武輒成斷金

伯升與常深相結故曰斷金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

謂以廷尉行南陽太守

赤眉之難喪心失

望

謂赤眉入長安破更始

以爲天下復失綱紀聞陛下卽位河北心開目明今得見闕庭死無遺恨帝笑曰吾與廷

尉戲耳吾見廷尉不憂南方矣

謂南陽也

乃召公卿將軍以下大會具爲羣臣言常以匹夫興義兵明于知天

命故更始封爲知命侯與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特加賞賜拜爲左曹

前書曰左右曹平尙書事

封山桑侯

山桑縣屬沛郡今亳

縣後帝於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遷常爲漢忠將

軍遣南擊鄧奉董訢令諸將皆屬焉又詔常北擊河間漁陽平諸屯聚五年秋攻拔湖陵又與帝會任城

因從破蘇茂龐萌進攻下邳常部當城門戰一日數合賊反走入城常追迫之城上射矢雨下帝從百餘

騎自城南高處望常戰力甚馳遣中黃門詔使引還賊遂降又別率騎都尉王霸共平沛郡賊

東觀記曰沛郡賊苗

也六年春徵還洛陽令夫人迎常於舞陽歸家上冢西屯長安拒隗囂七年使使者持璽書卽拜常爲橫

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

絕席謂尊顯之也漢宮儀曰御史大夫尙書令司隸校尉皆專席號三獨坐

常別擊破隗囂將高峻於朝那

朝那縣屬

郡也囂遣將過烏氏常要擊破之轉降保塞羌諸營壁皆平之九年擊內黃賊破降之後北屯故安拒盧

芳

故安縣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易縣南也十二年薨于屯所諡曰節侯子廣嗣三十年徙封石城侯

石城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東南也永平

十四年坐與楚事相連國除

鄧晨傳

鄧晨字偉卿南陽新野人也世吏二千石

東觀記曰晨曾祖父隆揚州刺史祖父勳交趾刺史

父宏豫章都尉晨初娶光武姊元王

莽末光武嘗與兄伯升及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譙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

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

東觀記曰晨與上共載出逢使者不下車使者怒頗加耻辱上稱江夏卒史晨更名

侯家承使者以其詐將至亭欲罪之新野宰潘叔爲請得免

及光武與家屬避吏新野舍晨廬甚相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

夏斬人此天亡之時也

王莽地皇元年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有趨謹犯者斬無須時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也

往時會

宛獨當應邪光武笑不答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漢兵敗小長安諸將多亡家屬光武單馬遁走遇

女弟伯姬與其騎而奔前行復見元趣令上馬元以手搗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爲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

三女皆遇害漢兵退保棘陽而新野宰乃汚晨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恚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入

湯鑊中晨終無恨色更始立以晨爲偏將軍與光武略地潁川俱夜出昆陽城擊破王尋王邑又別徇陽

翟以東至京密皆下之

京密二縣名屬河南郡京故城在今鄭州榮陽東鄭之京邑也密故城在滎陽東南也

更始北都洛陽以晨爲常山太守會

王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亦間行會於鉅鹿下自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

爲我北道主人乃遣晨歸郡光武追銅馬高胡羣賊於冀州

劉攽曰案賊本以地名故當如他處作潞字

晨發積射士千人

積與迹同古字通又遣委輸給軍不絕光武卽位封晨房子侯房子今趙州縣也帝又感悼姊沒於亂兵追封諡

元爲新野節義長公主立廟于縣西封晨長子汎爲吳房侯吳房今豫州縣也以奉公主之祀建武三年徵晨還

京師數譏見說故舊平生爲歡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辯之光武前語晨云何用知非僕乎故晨有此言也帝大笑從幸章陵拜光

祿大夫使持節監執金吾賈復等擊平邵陵新息賊新息今豫州縣也四年從幸壽春留鎮九江晨好樂郡職由

是復拜爲中山太守吏民稱之常爲冀州高第中山屬冀州於冀州所部郡課常爲第一也十三年更封南鄉侯縣音力入奉

朝請復爲汝南太守十八年行幸章陵徵晨行廷尉事從至新野置酒酣讌賞賜數百萬復還歸郡晨

興鴻卻陂數千頃田鴻卻陂名在今豫州汝陽縣東成帝時關東水陂溢爲害翟方進爲丞相奏罷之汝士以殷魚稻之饒流衍它郡也衍饒明年

定封西華侯復徵奉朝請二十五年卒詔遣中謁者備公主官屬禮儀漢官儀曰長公主官屬傳一人員吏五人驎僕射五人私府長食官

長永巷令家令各一人也招迎新野主魂與晨合葬於北芒乘輿與中宮親臨喪送葬諡曰惠侯小子棠嗣後徙封武

當棠卒子固嗣固卒子國嗣國卒子福嗣永建元年卒無子國除

來歙傳

來歙字君叔歙音許反南陽新野人也六世祖漢有才力武帝世以光祿大夫副樓船將軍楊僕擊破南越

朝鮮父仲東觀記仲作仲哀帝時爲諫大夫娶光武祖姑生歙光武甚親歙之數共往來長安漢兵起王莽以歙

劉氏外屬乃收繫之賓客共寡奪得免更始即位以歙爲吏從入關數言事不用以病去歙女弟爲漢中

王劉嘉妻嘉遣人迎歙因南之漢中更始敗歙勸嘉歸光武遂與嘉俱東詣洛陽帝見歙大歡卽解衣以

衣之

東觀記曰解所被襦以衣歙也

拜爲太中大夫是時方以隴蜀爲憂獨謂歙曰今西州未附西州謂隴蜀也子陽稱帝道

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其謀若何歙因自請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

以漢爲名今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

楊子法言曰聖人之言明若丹青也

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

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建武三年歙始使隗囂五年復持節送馬援因奉璽書於囂既還復往說囂囂遂

遣子恂隨歙入質拜歙爲中郎將時山東略定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復使歙喻旨囂將王元說囂多

設疑故久允豫不決

允豫不定之意也說文曰允允行貌也音淫東觀記曰狐疑不決也

歙素剛毅遂發憤責囂曰

質正也

國家以君知臧

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

囂子恂字伯春

是臣主之交信也今反欲用佞惑之言爲族

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乎吉凶之決在於今日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

去囂愈怒王元勸囂殺歙使牛邯將兵圍守之囂將王遵諫曰愚聞爲國者慎器與名爲家者畏怨重禍

器車服也名爵號也言名與器不可妄授也

俱慎名器則下服其命輕用怨禍則家受其殃今將軍遣子質漢內懷它志名器

逆矣外人有議欲謀漢使輕怨禍矣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間

左傳曰晉欒書伐鄭鄭人使伯錡行成所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以重兵貴和而不任戰也何況承王命籍重質而犯之哉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

光武之姑子故曰外

兄害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

左傳曰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於宋華元曰楚不假道鄙我也乃殺之楚子聞

之遂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告子反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也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歙為人

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為其言故得免而東歸八年春歙與

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遵道病還分精兵隨歙合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

番須回中並地名也番音盤武帝元封四

年幸雍通回中道前書音義曰徑至略陽也斬鬻守將金梁因保其城鬻大驚曰何其神也

東觀記曰上聞得略

陽甚悅左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域何足以喜然上以略陽舊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也乃悉兵數萬人圍略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歙與將士

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為兵鬻盡銳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鬻

衆潰走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繡于匹詔使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

歙因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

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懸之以重賞

高帝十年陳豨反於趙代其將多賈人帝多以金購豨將皆降

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饑若招

以財穀則其眾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大轉糧運

東觀記曰詔於汧積穀六

萬斛驢四詔歙率征西大將軍馮異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揚武將軍馬成武威將軍劉尚

入天水擊破公孫述將田弇趙匡明平攻拔落門

聚不也解見光武紀

隗囂支黨周宗趙恢及天水屬縣皆降初王

莽世羌虜多背叛而隗囂招懷其酋豪遂得爲用及囂亡後五谿先零諸種數爲寇掠皆營塹自守州郡

不能討歙乃大修攻具率蓋延劉尚及太中大夫馬援等進擊羌於金城大破之斬首虜數千人獲牛羊

萬餘頭穀數十萬斛又擊破襄武賊傅栗卿等

襄武縣屬西郡也

隴西雖平而人饑流者相望

流謂流離以就食也

歙乃傾

倉廩轉運諸縣以振贍之於是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十一年歙與蓋延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

安於河池下辯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

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

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強起受所誠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

何人謂不臣知何人也

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

骨鯁喻正直也說文曰鯁魚骨也食

骨留咽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

肖似也不似猶不賢也

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

驚省書覽涕乃賜策曰中郎將來歙攻戰連年平定羌隴憂國忘家忠孝彰著遭命遇害嗚呼哀哉使太

中大夫贈歙中郎將征羌侯印綬諡曰節侯謁者護喪事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以歙有平羌隴

之功故改汝南之當鄉縣爲征羌國焉

征羌故城在今豫州鄆城縣東南也

子襄嗣十三年帝嘉歙忠節復封歙弟由爲宜

西侯

東觀記曰
宜西鄉侯

褒子稜尚顯宗女武安公主稜早歿褒卒以稜子歷爲嗣

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厭詐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歷字伯珍少襲爵以公主子永元中爲侍中監羽林右騎

羽林騎武帝置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見前書

永初三年遷射聲

校尉永寧元年代馮石爲執金吾延光元年尊歷母爲長公主二年遷歷太僕明年中常侍樊豐與大將

軍耿寶侍中周廣謝憚等共譏陷太尉楊震震遂自殺歷謂侍御史虞詡曰耿寶託元舅之親

寶女弟爲清河王慶

姬節安帝嫡母也故
寶於帝爲元舅焉

榮寵過厚不念報國恩而傾側姦臣誣奏楊公傷害忠良其天禍亦將至矣遂絕周

廣謝憚不與交通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郃吉等以爲

聖舍新繕修犯土禁不可久御聖及其女永興大長秋江京及中常侍樊豐王男郃吉等互相是非聖永

遂誣譖男吉皆幽囚死家屬徙比景太子思男等數爲歎息京豐懼有後害妄造虛無構譏太子及東宮

官屬帝怒召公卿以下會議廢立耿寶等承旨皆以爲太子當廢歷與太常桓焉廷尉張皓議曰經說年

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傳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

所宜宿留帝不從

宿留猶停留也
宿留音秀溜

是日遂廢太子爲濟陰王時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中傳高梵等

梵音扶汎

皆以無罪徙朔方歷乃要結光祿勳祓諷祓諷外反宗正劉璋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閻弘陳光趙代施

延太中大夫朱偁

偁音丑羊反

第五頡

頡音下結反

中散大夫曹成諫議大夫李允符節令張敬續漢書曰符節令秩百石持書

侍御史龔調

續漢志曰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也

羽林右監孔顯

漢官儀羽林左右監屬光祿也

城門司馬徐崇衛尉丞丞樂闡守丞兼守之丞也

長樂未央廡令鄧安世等十餘人

續漢志曰未央廡令一人主乘輿馬也

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龔調據法律明

之以爲男吉犯罪皇太子不當坐帝與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詔脅羣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

割恩爲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羣小共爲謹譁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

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

歷怫然

字林曰怫鬱也怫音扶勿反

廷詰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

屬近也通猶共也近言共諫何乃相背也

大臣乘朝車處國事固

復輾轉若此乎

周禮曰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輾轉不定也詩云展轉反側

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乃免歷兄

弟官削國租黜公主不得會見歷遂杜門不與親戚通時人爲之震慄及帝崩閭太后起歷爲將作大匠

順帝卽位朝廷咸稱社稷臣於是遷爲衛尉祓諷劉璋閻弘等先卒皆拜其子爲郎朱偁

偁音丑良反

施延

陳光趙代等並爲公卿任職徵王男邴吉家屬還京師厚加賞賜籍建高梵等悉蒙顯擢永建元年拜歷

車騎將軍弟祉爲步兵校尉超爲黃門侍郎三年母長公主薨歷稱病歸第服闋復爲大鴻臚陽嘉二年

卒官子定嗣定尚安帝妹平氏長公主順帝時爲虎賁中郎將定卒子虎嗣桓帝時爲屯騎校尉弟豔字季德少好學下士開館養徒少歷顯位靈帝時再遷司空

贊曰李鄧豪膽舍家從讖

鄧晨代以吏二千石爲豪李通家富爲膽也

少公雖爭宗卿未驗

爭信也言爭少公論讖其事雖信而李守被誅是未驗也

王常

知命功惟帝念

王常更始中爲知命侯後歸朝上錄其功封爲列侯故曰帝念

款款君叔斯言無玷

玷缺也

方獻三捷永墜一劍

小雅采芣詩曰豈敢

定居一月三捷

後漢書卷四十五考證

來歙傳父仲哀帝時爲諫大夫○哀帝監本訛安帝從汲古閣本改

娶光武祖姑生歙○諸本同

臣承著

按下文王遵曰君叔陛下之外兄也此祖姑字必有誤

後漢書卷四十五考證